

云 断

澳洲路

刘
奥著

群众出版社



云断澳洲路

刘 奥 著

群众出版社

1995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版式设计:奚海娟

云断澳洲路

刘 奥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15千字 插页2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1195-6/I·431 定价:10.80元

印数:0001—4000册

内 容 简 介

北京人孟龙一踏上澳洲大地，举目无亲，背井离乡。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住所，又迟迟找不到工打。他费尽千辛万苦找了一份夜班工，既不影响上课，又不耽误挣钱淘金，却不料险些在打工夜路上被汽车撞死。最后，他终于混进了一家澳洲大企业。

正当孟龙在前方浴血奋战之时，后方却突然起了火。孟妻不堪两地生活，毅然抛弃孟龙，与第三者结为秦晋之好。孟龙痛不欲生，竭力想从宗教中获得解脱。在与同学林春红的交往中，两人渐渐相爱，使孟龙又获得了新生。可惜好景不长，林春红为了能永久扎根在澳大利亚这一人间天堂里，悄然跟一位澳洲老头结了婚。

胡子迎来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夫妻俩同床异梦，争吵不休。胡子一头扎进澳洲中部，沉浸于他的绘画创作艺术之中。

孟龙四处寻找爱情，终于与他的英语老师詹妮弗陷入爱河。两人如胶似膝，尽情于澳洲的山水之中。无奈东西方文化时有撞击，孟龙梦想以中华文化同化西方文化，却不得不反过

0284/23

来被澳洲的主流文化所淹没。为拿到澳洲的永久居留权，孟龙一心讨好詹妮弗，但他的这一用心却终于被胡子的妻子所揭破，詹妮弗怏然而去。孟龙的“袋鼠证”之梦破碎无影。

移民局来工厂突袭，孟龙身为学生，违法超时打工，仓皇而逃，丢了饭碗。他只得从事各种生存尝试，在街头推拿，搞直销，最后跳入商海，摆小摊，做买卖，开餐馆，但却困难重重，最终落得一事无成。

春红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后，欲回到孟龙身边重归于好。她的澳洲丈夫眼见人财两空，整天用枪监视着她。孟龙深夜勇救春红，春红的丈夫把枪口对准了孟龙。为救孟龙，春红奋不顾身勇堵枪口，魂飞异国他乡。

孟龙悲痛欲绝，决计返回祖国。胡子这时已发大财，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老板，竭力劝孟龙在澳洲活下去。孟龙的心早已冰凉，被人用担架抬上了飞机……

彻底的礼物

占有我们尚不占有的，
被已不再占有的所占有。
我们所保留的，
使我们虚弱，
直到发现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拒绝给予我们生活的土地，
于是，在投降中
得到了新生。

——[美]罗伯特·弗罗斯特

目

录

一、从北京来到南半球大陆	(1)
二、找工不怕远征难	(13)
三、挑灯夜战为签证	(41)
四、混入澳洲大企业	(67)
五、澳洲如此多娇	(84)
六、上墨尔本大法庭	(91)
七、后院起火闹离婚	(100)
八、春风吹送落红来	(112)
九、澳洲六月即飞雪	(124)
十、春红飞落“鬼佬”巢	(136)
十一、阿得雷德赌场显身手	(146)
十二、胡子家庭起烽火	(163)
十三、乱点鸳鸯谱	(181)
十四、与詹妮弗拍拖	(196)
十五、工潮依然四起	(215)
十六、为拿身份讨欢心	(238)
十七、“袋鼠证”远离而去	(251)
十八、因身份丢了饭碗	(274)
十九、跃跃欲试跳商海	(288)
二十、林花谢了春红	(307)

一、从北京来到南半球大陆

波音“747”从中国的领空飞出，跨过赤道，便进了那个版图有些象乌龟的世界最大居住岛——澳大利亚。飞机下是一片红褐色的土地，象被血浆染过一样刺目。要不是地面上偶或出现一两个小木房子，孟龙准以为自己光荣地登上了火星。眼下这块如火海一般的红土地，把孟龙刺激得异常兴奋。他真想从飞机上纵身跃下，去热烈地拥抱这片神奇的土地。十多个小时前，孟龙还在中国的空气里呼吸着，那空气里弥漫着“六·四”事件的火药味儿。一转眼，他竟呼吸起澳洲的新鲜空气来。

飞机终于降落在墨尔本国际机场上。孟龙刚一走出飞机，一股冷风猛袭

过来。孟龙赶紧穿上早已准备好的羽绒服。6月底的墨尔本，正在向深冬走去。中国的老天爷曾为窦娥鸣冤而在6月份下起过大雪，上帝却把6月雪永远降落在墨尔本的山峰上。孟龙一走进机场大厅，英语象雪片一般铺天盖地飞来。孟龙似乎突然变成了个睁眼睛，牌子上的英文字似曾相识，却怎么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来。孟龙虽说在大学里学过两年公共英语，也跟着《跟我学》看了一年多的电视节目。但是那由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却象佛经里的天书一样让孟龙难以铭记在心。

孟龙小时候，老师曾给大家出了这么一个谜语：“听不见的耳朵”——打一食物！孟龙脱口而出——“木耳”。当一位长得有点象堂吉诃德的海关先生，把一串串英语如机关枪里射出的子弹一般扫向孟龙时，他觉得自己的耳朵似乎真成了一双木头耳朵。孟龙过去学过的一些英文词儿，经“堂吉诃德”先生的嘴一过滤，似乎全变成了西班牙语。说了将近三十年汉语的孟龙，不愿让外国人把自己当成一个哑巴。他想回答问题无非就是“yes”或“no”两种选择，于是他便象在赌场上押赌一样轮流押起这两个英文字来。

海关先生问孟龙有没有携带违禁品，如“Drug”（毒品）之类的东西。没等孟龙反应过来，这句话早就象汽油一般飘散进空气里去了。孟龙看了一眼排在他身后的长队，赶紧说了个“Yes”。海关先生一愣，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这回该轮到押“No”了，孟龙露出一脸完全听懂了的神态，肯定地吐出了这个英语否定字眼。海关先生换了一个英语词儿，加重语气地问孟龙带没带“marihuana”（大麻）。孟龙一听“马拉多那”，认定海关先生是位足球迷，赶紧兴高采烈地说了个“yes”，以拉近他跟这位澳洲人的距离。海关先生只得打起手势来。他示

意孟龙把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和旅行包打开，仔细检查了一遍，海关先生拿出一盒牛黄解毒丸、两筒罐头和两袋榨菜，一个劲儿问孟龙这些是什么。孟龙把左手伸到嘴前，指了几下自己的嘴，做了一个吃的动作。海关先生边说着“对不起”，边把这些他永远猜不到的东西扔进了身旁的垃圾箱里。

孟龙终于踏进了澳大利亚的国门。

孟龙在机场大厅里东张西望了一个多小时，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迸出来，却始终没找到他想象中的接机招牌。出国前孟龙向语言学校预交了五十澳元的接机费。本以为外国人办事讲信用，现在却连个人影儿都找不到。他只好提背着所有的行李，象个落难逃荒的盲流出了机场。天那边阳光灿烂，天这边却挂上了一片黑幕。浓云象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一般肆意翻滚着，闪电象一条长龙在云层里起舞。墨尔本的天，象小孩的脸，还没来得及哄，早就变成了一个泪人。

孟龙上了一辆出租车，把语言学校的地址拿出来，用手指了指地址，又指了指自己，象聋哑人一样打着哑语。出租汽车司机让孟龙系上安全带，一轰油门，象汽车大赛一样起了步。上了高速公路，汽车象是要离开地面飞起来一样。孟龙一看时速表，每小时120公里。孟龙抓住车门的扶手，心快提到了嗓子眼，身上所有的细胞都在紧张地收缩着。出租车一路超车，象是在玩着游戏机里的汽车大赛游戏。汽车里放起摇滚乐，更给汽车的速度增加了快感。道路象玻璃一样平坦，宽大的福特“猎鹰”牌汽车象一匹撒了欢的野马在狂奔，人却象坐在家一样平稳。天已放晴，一望无边的绿地与天边的地平线交汇在一起。一路视野宽阔，除了墨尔本市中心站立着八九个鹤立鸡群的摩天大楼以外，墨尔本的四周完全是一派田园牧歌风光。

孟龙觉得汽车正向着一个没有人烟、从未涉足过的世外桃源开去。

进了市区，汽车减慢了速度。孟龙觉得自己进了一个大花园，到处是绿地，到处是树木。一座座别墅式的洋房排列在路的两旁，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街道上静悄悄的，几乎看不见一个行人，象一座刚被纳粹德国扫荡过的空城。尤其是街上没有一辆自行车，让看惯了北京自行车大军的孟龙，感到象是丢了什么宝贝一样茫然不知所措。汽车一律靠左边行驶，孟龙觉得特别别扭。进入市中心，才让孟龙感到了一点人间烟火味儿。道路中央布满铁轨，一辆辆绿色的有轨电车响着铃铛缓缓而行，把淘金时代的古色风貌带进今天的墨尔本。雨后的一道彩虹横架在墨尔本上空，与市中央的摩天大楼浑然一体，绘成一幅天上人间的海市蜃楼图。

语言学校坐落在市中心的一座写字楼里。学校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今天是星期六，澳洲人只工作五天，周六和周日休息两天。出租汽车司机只好把孟龙拉到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旅馆里。孟龙身上只带有五十美元，交了出租车费和住一夜的旅馆费，他身无分文了。孟龙这两天旅途奔波，一直没进什么食。在飞机上吃了点东西，也因晕机吐了出来。现在，孟龙是又饿又累。带着的罐头和榨菜也让人家给没收了，他宁愿失恋也不愿忍受这般饿的折磨。孟龙饿得一头躺在旅馆的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昨天在北京的首都机场，他还象什么重要人物，对着流泪的母亲和妻子，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今天一转眼变成了一个误入天堂的乞丐。现在就是让他沿街乞讨，他都不知道怎么个讨法。

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旅馆里一片死静。孟龙憋得有点喘

不过气来。他猛然站起身，象一只刚被关进动物园笼子里的老虎，在屋里团团转起来。转着转着，他发现屋里有个床头柜般的东西。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五颜六色的饮料和糕点。原来是个小冰箱。孟龙大叫“天助我也”，拿出来大吃大喝起来。他索性把明天的饭也提到现在来吃，否则明天说不定就真成了叫化子。

吃饱喝足以后，孟龙盘算着明天住在哪里。他忽然眼睛一亮，决计明晚在语言学校的屋檐下过上一夜。想着想着，他走出旅馆去语言学校侦察地形。语言学校离小旅馆只有百米之遥。孟龙看了看学校门前的门洞，正好可以避风遮雨。学校大楼的大理石墙金壁辉煌，孟龙禁不住用手摸起墙来。半明半暗中，孟龙发现墙上贴着一张纸。孟龙把眼睛贴近一看，竟是中国字。上面写着：

招 租

现有一室一厅 flat^①，位于工厂打工区。近火车站，交通便利。现欲招一位爱清洁人士合租，男女不限，周租\$35。

有意者请电：546·1234，与胡子联系。

孟龙象是捡了一个刚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赶忙把电话抄下来，回到小旅馆，迫不急待地拨起了那个电话号码。电话里传来“Hello”（“喂！”）的声音，孟龙不知所措，张了两下嘴，什么也没说出来。他不知道自己该说汉语还是该说英语。说英语吧，几乎是一句话也说不出；说汉语吧，万一对方是澳洲人，那不太驴唇不对马嘴了吗？正在尴尬，话筒里又传来中国

① 英文，意思是“公寓”。

话：“喂！找谁？”孟龙的舌头这才找到了位置，赶忙说：“喂，有一个叫胡子的住在这儿吗？”对方说：“我就是。”

孟龙说：“喂，是这样，我叫孟龙，今天刚来墨尔本，想找个住的地方。你是要招人吗？”

那个叫胡子的人说：“对。你是从哪儿来的？噢，也是北京来的。你打算什么时候来看房？”

“现在行吗？”孟龙口气很急地问。

“你知道怎么坐火车吗？”胡子反问了一句。

“什么？火车？你们住在哪儿呀？”孟龙问。

“要不这样吧，我去开车接你一趟。咱们都是北京人，都不容易。回头你交十块钱汽油费就成了。”胡子说。

“什么？”孟龙似乎没听明白。

“在这儿干什么都论钱，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

两人约好在语言学校门口会面。

四十分钟以后，那个叫胡子的人出现在孟龙面前。国字脸上留了一脸胡子。脸颊的连毛胡象棉帽子的两个帽耳，下巴上还留了一撮捷尔任斯基式的山羊胡。他的头发又长又厚，从后面看让人觉得象个中年妇女。胡子长得又高又壮，脸上带着几分北京人特有的狂劲儿。

两人象特务接头般地互相确认了一下。胡子把汽车开到旅馆门口，走进旅馆帮孟龙退房间。胡子告诉孟龙，只要没过夜，旅馆会把钱全部退还的。可是服务员只退给孟龙几十分硬币。胡子结结巴巴问怎么退这么点钱。服务员说了一串英语。胡子问孟龙：“你刚才吃冰箱里的东西了？”嗨，那些东西不是白吃的，比外面的东西贵多了。”孟龙哭笑不得。胡子帮孟龙把行李装上汽车。胡子的车是美国“通用”车，又宽又长。车上满是

锈斑，一身泥土。车门的油漆颜色跟车身不一样，显然是后换的车门。别看车破，起步却箭步如飞，一眨眼就冲出几十米，跑起来也象巡洋舰一般稳健。

墨尔本的夜没有不夜城的辉煌，倒有几分乡村般的荒凉。公路两旁的街道上一片暗淡，孟龙觉得自己好象置身于上个世纪的田园山庄。只有公路上飞驰的汽车，给雍容而宁静的墨尔本带来一些生机。王子公路上的汽车连绵不断，汽车的红色尾灯连成一线，象一条条火龙一样在澳洲的大地上盘旋着。胡子老练地驾着车，到了交通信号灯前，明明是亮着红灯，汽车却仍然快速向前冲着。直到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汽车了，才稳稳当当停下车来。到了拐弯处，汽车的速度仍然不慢，大有美国警长追逃犯式的惊险。孟龙在北京虽说也开过一年多的汽车，但面对车水马龙的自行车和胡乱过马路的行人，总是保持百倍的警惕性。澳洲的汽车却象一匹匹野马，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上尽情飞驰。胡子的汽车象走八卦阵一样，东转西拐，最后终于停在一座二层楼的公寓前。

胡子的住处一室一厅。客厅里有两个旧双人沙发，还有一台捡来的二十六吋旧彩电，傻大黑粗。墙边摆了一排空啤酒瓶子，瓶里塞满了烟蒂。墙上挂着一幅彩画，画上是两个大苹果背对在一起。墙角里还堆了一大堆彩笔、画夹和一个折叠马扎儿。

孟龙问胡子：“你是画家？”

胡子说，他过去是某画院的系主任，现在是名符其实的打工仔。

卧室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四只牛奶箱子搭起了一个单人床。地毯上扔满衣物，东一只袜子，西一条裤衩。屋里散发着

一股变质腥鱼般的恶臭味。厨房的设备倒是十分齐全，锅、碗、瓢、勺，样样俱全。厕所套在卧室里，还有一个洗衣间和一个浴室。

胡子让孟龙看会儿电视，他去厨房炒起菜来。电视里隔几分钟就放一阵广告，搅得孟龙心神不定。孟龙的两道健眉象两把战刀一样悬在眼睛上边，眼镜片后的一对大眼睛里闪着顽强的光芒。他的脸总是微微向上仰着，带着一种朝气蓬勃的自信。胖乎乎的脸上又流露出几分天真而乐观的坚定。

不一会儿，胡子就端上两盘菜来，一盘是韭菜炒鸡蛋，一盘是猪肉炒白菜。孟龙一嗅菜味，食欲马上又升起来。他还以为再也吃不上中国菜了呢。两个人象饿狼一般猛吃起来。胡子拿出啤酒招待孟龙，孟龙也拿出从国内带来的茅台酒跟胡子干起杯来。

“北京现在怎么样？”不等孟龙回答，胡子又接上去说：“这回你可以申请难民了。”

“什么？”孟龙心里一震，吓了一大跳。“难民”这个字眼可太吓人了，大有投敌叛国之嫌。

“你真 lucky(幸运)！天安门广场震惊了全世界。”胡子边说边大口大口地抽着烟。孟龙拿出盒“三五”牌烟来送给胡子，胡子更是一根接一根地狂吸起来。胡子问孟龙：“你是怎么出来的？”

“挺容易的，只不过办了两次出境卡而已。‘六、四’前我的签证就批下来了，就是为了看热闹我推迟到现在才来。”孟龙说。

“你算是赶上末班车了。我们在澳洲的这些人热血沸腾，前些日子经常游行。”胡子说。

孟龙不愿多谈国内的话题，问胡子：“你现在还上课吗？”

“早不上了。要不是天安门事件，早让移民局给送回去了。我本来想在澳洲黑上一两年，挣笔钱就回去。现在看来要打持久战了。”胡子说着，又仰脖干了杯酒。几杯酒下肚，胡子的脸上放起红光来。

“来，老胡，接着喝。”孟龙又给胡子倒上一杯茅台。

“哎，孟龙，别叫我老胡，叫我胡子就行了。”胡子说。

“‘胡子’是你的真名吗？”孟龙小心地问了一句。

“我的真名叫胡天。过去我是个白脸小生。来澳洲以后在街上画画儿，让警察抓着好几回。后来我索性留起大胡子来，让警察认不出来我。这么着，‘胡子’就成了我的代号了。”胡子又说他是从西澳首府珀斯过来的：“我在珀斯时，死活找不到工作。有两个哥们儿，带我去西澳的一个金矿去干活。一周挣一千澳元，还管吃管住。我们三个人决定在那儿安营扎寨，挣它十几万澳元就回国。我们的活儿是清理山石，让带金的沙子顺着水流下山去。我们三人从海拔几百米的山上，沿着水流筑起了一道渠。从山底下望去，蜿蜒起伏，真有几分长城的雄伟壮观。澳洲工头赞不绝口，说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聪明能干的人。他决定把我们留下来做 permanent，就是正式工人。”胡子又点上一根烟，接着说：“你还记得《红旗渠》里的那首歌吗？当年我们插队时就把歌词儿给改成了‘过一天犹如过一年！’我们三个人整天头顶毒日，身披暴雨，在澳洲的大自然里苦度着每分每秒。我们三个人轮流把自己知道的故事全讲完了，实在没的讲了，哥仨就比赛谁撒尿撒得远。后来我们坚决把工给辞了，再熬下去，非得神经病不可。珀斯找工太难，后来我就转移到墨尔本来了。”

“你来墨尔本以后，一直一个人住在这儿吗？”孟龙问。

“没有。过去我跟别人一起 share(合租)房子，一个大 house(宅子)里住了好几个人。男男女女，乱乱哄哄。有丢项链的，有乱打长途电话的。有个上海人，每天在油瓶上划个道儿做记号，怕别人偷他的油。还有一个女的，经常跟一个长得象瘪三的越南人去刷夜。后来这女的跟那个越南人闹翻了，越南人说要去移民局告她骗身份。我们这一屋子黑民，呼啦一下子全跑了。我这才租了这个 flat(公寓)与世隔绝，早出晚归，跟做贼似的。现在踏实了，澳洲人没法儿轰我们了，我们是国际难民了。”

“墨尔本好找工作吗？”孟龙带着几分紧张的表情问。

“比珀斯好多了，可也不是特容易。我刚来墨尔本时，整天在 city(市中心)找餐馆工，找了俩月也没找着。周末去给一个台湾人家干家务，包包饺子，割割草什么的，挣个零花钱。后来跑到这个荒郊野外来，才找了一个工厂工。”胡子说。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孟龙的眼镜片闪着光。

“澳洲是一周发一次工资，每星期挣二百八。一个月差不多挣一千二，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是六千多块钱吧。”胡子说。

“比国内一年的工资还多！”孟龙露出一脸贪求的表情。

胡子用火柴棍抠起牙缝来，抠出一块肉渣儿，又把它放回嘴里嚼咽下去说：“嘿！Easy coming easy go，来得多也去得快。咱们在国内住房能交几个钱，这么个一室一厅的 flat，每月还三百澳元呢。”

“哎，对了，胡子，房费和汽油费过几天我才能交。我现在身上没钱。今天是 6 月 24 日，星期六。我 26 号开学，下星期